



上海的朋友问我，是否认识陈彦，我不觉神游心会，随之莞尔。陈彦是剧作家，小说家，一再获得国家文学奖，且有电视剧《大树小树》《装台》等连续播出，红火，火而红，天下人谁不认识，当然我也认识，何况他曾经还是主管陕西宣传工作的官员。不过如陕西的秦砖汉瓦，明玉青瓷，虽然认识是认识，毕竟难以完全彻底地认识。实际上这也正是陈彦的丰富性所在，它也反映了我的观察的局限性。

他是陕西镇安人，兹有商山洛水，谓之商洛。这里处秦岭南坡，一向缺乏地理优势，然而陈彦成功了。

现在看起来，陈彦在文学上是有所成就的，并善于灵活地调遣自己的才华。

翩翩少年，十七岁便开始了文学生涯。有几种因素，推他走上了剧作家的路。尽管比起小说、散文和诗歌，这条路窄了一些，但他却能踏上宽广的境界。这既包括他赢得了荣誉，也包括他出商洛，进西安。长篇小说属于显赫的文体，他也久伏陈彦的念中。临近五十岁，



陈彦又红又火了

朱鸿

其发愤为作，有一部，两部和三部。茅盾文学奖乃中国文学奖之巅峰，神奇的是，他似乎颇为轻松地便获得了。陈彦至北京工作，是因为文学的综合影响，然而剧作家当为他的特别通行证吧！长安居，大不易，不过陈彦有办法。

陈彦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，仅是读书，大约一般作家也做不来他所做的。

四十岁以后，他坚持在晨跑的时候背诵诸子之言。十年下来，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庄子之言，凡数以千言万字，皆能背诵。司马迁之书，他也是一篇一篇背诵的。唐宋词，当然也会一首一首几百首的背诵。他称这是笨功夫，我以为此乃宝贵的硬功夫。

读书的习惯，他在秦岭南坡就养成了。凡著名剧作家的作品，他都认真地研究过。西方的，索福克勒斯、莎士比亚、莫里哀、易卜

生、果戈里、王尔德、契诃夫及尤金·奥尼尔；中国的，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、汤显祖；陕西的剧作家也属于中国的，然而三秦自有一种充沛与粗犷之气，也给他以熏陶。他爱莎士比亚，也爱关汉卿。

世界上一些伟大作家的小说，雨果的、梅尔维尔的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、托尔斯泰的、肖洛霍夫的及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，陈彦都十分喜欢。年届五十，他想做小说，又一一开卷，细加琢磨。初阅读造成了思想的印象，再览重在艺术的技法。

陈彦熟悉的生活主要是演艺界的生活，是因为自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履职以来，毛算二十五年，紧密地生活在装台人、主角、配角及其他演艺者之中。生活日积月累，并在积累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体验、感受和见解，并孵化了他的长篇小说。

陈彦长着方脸，留着背头。不留背头的男人未必没有勋业之求，但以背头朝天的男人却多是胸怀壮志的。背头象征着王冠，对此，也许留着背头的男人也不一定知道。陈彦知道吗？

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心理现象，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很多以“老”开头的词，通过歧视人的年龄，达到贬低对方的目的。假如双方价值观一致，也都认可“老”是一种奇耻大辱，那么被叫做“老东西”或“老女人”，心理暴击度便是百分之一百，男的开始入天价保健品，女的再也离不开医美和美颜滤镜。

我从二十出头活蹦乱跳的年纪，就天天被人叫老师，对“老”这个字习以为常。记得有次学生来，办公室里看了圈后失望地问：“就你在？老师呢？”把我给气得……难道我看起来不够老？于是努力做出老气横秋的样子：“我就是老——师，这位同学有事吗？”当时还有首特别流行的歌，描绘了“冬季的校园，白发的先生”，所以我不但不抵触变老，反而以白发和皱纹为荣，认为变老是智慧的表现。

无独有偶。我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，他们人生艰难，却在一日三餐、鸡毛蒜皮中，把一些最宝贵的、可傍身一生的东西传给我，比如勤俭、务实、自强和担当。从此看到年纪大的人，不管认不认识，我都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。相信有无数人也一样，或多或少都有被家中老人爱着的经历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由河北的奶奶带大。他小时候脸上有雀斑，被别的小孩嘲笑，不想去上学。小脚奶奶二话不说，拉起他，拄着拐，冒着风雪走了几里地，去城里买雀斑灵。他现在是微生物学博士后，说起这事总笑说自己是第一代化妆品的受害者；我却从他的故事里，听到一个老人，能力有限，仍努力要把她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到孙子。

根据最新数据，约八成的中国城市家庭，是祖辈参与、隔代教养的。在农村中，老人带大孩子的比例更是高达

90%以上。而美国近二十多年间，只有10%的孩子跟祖父母长期生活过。

既然这么多人都是老人带大的，理应对“老”有好感、亲切感，更不会恐惧反感了，那为何至今“老”这个字，还会形成巨大伤害力呢？

我们做过一个研究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最惨的事莫过于“生病、没钱，还上了年纪”。也有医生不久前发了朋友圈，感慨万千：“今天上午，一位86岁的老太太（过去是老教授），独自一人照顾他50多岁瘫痪的儿子，推着轮椅上跑下……”

其实，老人们是整个社会贡献最大的群体，年轻时为家打拼、供养孩子，年老时也不肯浪费自己一点点余热，再帮孩子带大他们的孩子；最担心的也非自己本身，而是“怕自己生病了，拖累孩子们”。

小时候看街上贴春联，总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代表了对年岁新增的喜悦；小时候跟奶奶走在路上，也总被熟人打趣问：“长大后挣钱给谁花啊？”

“给爷爷奶奶花。”
“哎呀，这孩子孝顺，以后你们有福了。”

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：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年纪大的人就是理应得到最好的资源，他们劳累一生，不该再受一点苦——这样我们才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充满努力干活的热情，因为会有一个美好的“老”景。

尊老爱老，不是在重阳节时送一块糕，而是整个社会真正能做什么。如果没时间定期帮所在社区的老人跑跑腿，那至少有一件事你可以做：永远不要再“老”去贬低别人，或自己。

阳光灿烂金点子

天元宝宝

“这不是围棋，中日韩三国都没有这样的规则。”

“它会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体验。”青松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出他的辩词，却发现对面的人已经离开了。

青松是个执着的古棋崇尚者，较之现在每盘棋照着AI依样画葫芦，他觉得古棋自由生动许多。古棋的原理和AI相通，都是一算到底。

现代人对古棋的不理解大致因为规则的迥异。他萌生了一个想法：用古棋规则举办一次围棋比赛。这不，为了借比赛场地，他连着跑了几家围棋机构，脸好像打过局部麻醉针，一直赔着笑，却没有一家有耐心把他熬夜拟出来的规则读完。

许多愿望的实现要等，等一年到等几年，等几年到等一辈子，直到某天早上醒来，才发觉来日无多。青松站在那里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，他决定去棋馆，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就会采取一贯的处理方式：找人下盘棋。

大概是冬天里最冷的一天，棋馆里没几个人，老板神秘地给青松介绍了位老先生，说是古棋传人。老先生坐在那里，慈祥而善，青松能想象这是退休的围棋老师：在孩子的围棋课上，帮他们摆正了多少次桌椅，从地板上捡起了多少颗棋子，下课后孩子们一哄而散，又留下了多少杯子、笔盒失物招领。下一周，他又早早地坐在教室里，等待着这群孩子，等待着他们赏给他花白的头发。

“老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“姓吕。”
青松灵机一动，在棋盘上摆下了对局：“吕指导，我们用古棋规则下一盘好吗？”青松不由分说地拈起一颗白子挂黑星，吕指导略一愣神，应在大飞的位置。你来我往几十手，青松感觉不对劲，老先生的棋里有种熟悉的寒意而栗，好像古棋里如影随形的杀伐，笼罩着整个棋盘。勉强支撑到百手，白棋山河破碎。

“我输了。”青松在棋盘的角落放下两颗棋子。
“为什么会想到用古棋规则对局？”
青松把他的计划和盘托出：“大家一谈到古棋就会有种穿越感，好像只能在影视剧、小说里、人们口口相传里存在。我希望通过一个比赛让每个人都能亲身经历。”演讲完毕，青松有点害羞，老先生一定会嘲笑自己幼稚的激情和天真的表现吧，说一些“围棋发展有自己固定的程序，时间自然决定谁能留下来”的官话。

对面沉默良久：“这些年来我听到过很多点子，大部分太商业，含杂质，你这个是我听过的阳光灿烂的金点子。”

一天奔波，青松很疲惫，到家很快睡着了，一夜不敢有梦。第二天他被手机铃声叫醒，是一个知名围棋学校的来电：“您好，青松先生，我们校长对您的古棋比赛很感兴趣，随时欢迎您来学校面谈。”

冬日暖阳透过窗帘，用美好的承诺呼唤着青松起床，空气里的尘埃在他的睡衣上跳跃着，挠得人心痒痒的。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校长怎么称呼？”
“姓吕，您可以叫他吕指导。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以“香”为名字，以“瑞”来修饰，可见“瑞香”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。只是我个人觉得，瑞香有一股中药的味道，并不算好闻。

我最喜欢的花香是兰花，清幽纯净，无花可及；其次是桂花，满城的桂花香，那是农历八月最好的风景。不过，瑞香开在隆冬季节，确实难得。而且它是直立灌木，主干不歪不斜，大小枝叶疏朗均匀，形状极其好看。几年前，我去宁波一个兄弟家过春节，漫游荒山，看到瑞香花开，于是拔了一棵几寸长的，塞进大衣口袋，带回上海，栽在阳台上，第二年就开花了，现在是郁郁葱葱的一盆，花开全盛时一簇簇的，满株细白，煞是好看。

宋代人特别喜欢瑞香，写了大量瑞香的诗词。我估计，这跟宋代是中医中药的鼎盛时期有关。瑞香本身是一味中药，瑞香特有的中药香味，估计迷倒了不少诗人。特别是寺庙、道观，对瑞香尤其偏爱。范成大以《瑞香》为题，写了一组诗歌，“小槛移秀色，端来媚禅房。道人不解饮，醺然醉天香”是其中第一首，禅房是寺庙僧侣居住且修炼的地方，但后面又说是“道人”，究竟是和尚还是道士，可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瑞香，从栏杆外搬到屋子里，道人都被香味熏醉了，大概是酒量不行吧——从“不解饮”这三个字，我猜想是道人，有些教派比如农村常见的正一派，是可以喝酒的。而和尚，一般都是禁酒的，用酒来说和尚，终究没有敬意。厚道的范成大，不是那种人。

去年二月，我的摄影团按约定在奥斯陆国际机场集合，一起飞往目的地——罗弗敦群岛。在中转机由于天气原因，下一班航班无法起飞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延迟通知，终于等到了放飞的时刻。看着螺旋桨高速旋转，小飞机颠簸着冲向天空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看来可以赶上明天的好天气进行拍摄了，要知道北极的冬季气候出名的恶劣，很难得好天气。

越接近岛屿，飞机颠簸得越厉害，最终摇摇晃晃飞到了机场上空，转了一圈无法降落，再转一圈还是因为风速太高无法降落，机长通知回航，不能再转了，如果燃油耗尽就掉海里了。

树姿潇洒，四季常绿，瑞香被誉为“上品花卉”。苏轼《西江月·真觉赏瑞香》说瑞香超过了扬州的玉蕊、超过了汴京的牡丹，当然是诗人的笔法，但是“此花清绝更纤穠”确实抓住了瑞香的两个特点，一是造型清绝，一是香味纤穠。苏轼又说瑞香“惊起滴仙春梦”，这当然是夸张，但是，“老夫鼻观先通”却非常靠谱，因为瑞香的花香浓郁，浓郁得像中药，有这个通鼻子的功能。

一候瑞香、二候兰花、三候山矾，瑞香是大寒节气的三个花信风之首。每年，从小寒到谷雨，共八个节气，共有二

十四候，每候大致是五天，都有一种花卉绽放开放，于是便有了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。当然，花不可能排排队，五天开一种，只是大体上有个对应罢了。其实瑞香的花期很长，断断续续开一个月不成问题。

宋代诗人都喜欢瑞香，杨万里尤其甚。他写了很多瑞香的诗歌，他在一首题为《瑞香》的五言律诗中，看书看累了，睡着了，结果窗外的瑞香把他唤醒。虽然瑞香花朵细小，但是能跟国色天香媲美。特别是冬天孤独的时候，只有瑞香和一瓶梅花，能够陪伴诗人，所谓

老，其实是件老好、老好的事

曲玉萍

“殷勤伴幽独，渠与一瓶梅。”渠，它、他、她的意思，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中的“渠”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老家潜山把这个字念成kié，“kié是个爽快人”、“kié家人，都有点烧包”——不知道这个读音，其他地方有否。

七夕会



只能眼睁睁看着螺旋桨下美丽的仙岛又一点点远离视野，心中懊恼不已却还得故作镇定，因为全团都看着我，不能让他们看出我的不安。

回到中转机，航空公司给我们两个选择：等明天天气好转再飞，或者转乘下午的邮轮渡海峡。对我们来说只要今夜能渡过海峡就是对“划船”也得上！于是一通忙活赶到码头买票登船，并通知旅馆、租车公司请他们无论如何等我们到达。

转天黎明顾不上连夜奔波之苦，摄影团已在我精心选择拍摄点等待着日出的来临，然而随着天色

曙光乍现

张廷

渐明，却发现灰苍苍的天空乌云密布，哪有传说中的好天气？失落的情绪在团员中弥漫开来，我也开始怀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，但心中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，那就是一刻不停的狂风，北极的寒风吹在身上虽是刺骨冰冷，但总也有风吹云散之时吧！咬紧牙关等！
终于在海天一线处，乌云被狂风撕开了一条口子，太阳从这缝隙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一道曙光挥洒在远处的雪山，直把雪白幻化成血红。这是我在罗弗敦摄影多年第一次看见如此鲜红的白雪，克制不住心中的狂喜，大喊着：“赶紧拍！这样的景色太难得了！竖拍横拍！把整个环境全部拍下！抓紧这曙光乍现的机会！”

摄影



夜光杯